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2

(村上春树随笔系列)

ISBN 7-5327-3231-2

I. 终... II. ①村... ②林... III. 随笔—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960 号

Haruki Murakami

YAGATE KANASHIKI GAIKOKUGO

Copyright © 1994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 09-2003-100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
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0000 插页 0 字数 00,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0,000 册

ISBN 7-5327-3231-2/I·1882

定价:0.00 元

目 录

门外的村上(译序) / 林少华 / 1

普林斯顿——写在前面 / 1

禁止带入酸梅干盒饭 / 1

大学村 Snobbism 的兴亡 / 13

美国版“团块世代” / 26

在美国跑步 在日本跑步 / 40

斯蒂芬·金与郊外恶梦 / 52

谁杀死了爵士乐 / 64

伯克利归来路上 / 77

黄金分割与丰田·皇冠 / 90

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 102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 114

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 125

描绘“卡弗的国家”的罗伯特·阿特曼电影迷宫 / 137

远离卷心菜卷 / 149

从布鲁克斯兄弟到 POWER BOOK / 161

“金字塔”景观 / 174

再见了 普林斯顿 / 186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后记 / 199

门外的村上(译序)

村上春树认为他写小说就好像打开一扇秘门,独自走进黑乎乎的门内去观察去体验去鼓鼓捣捣。因此我们通过小说看到的村上应该说是门内的村上,影影绰绰,扑朔迷离。而现在这本随笔集,终于让我们看到了门外的村上。而且要看门外光天化日下的现实中的村上,也只有翻开他的随笔。因为村上一般不接触出版界以外的媒体,不上电视不上广播不上讲台,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一方面是他“怕见生人”的天性所使然,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个人生活的完整性和“匿名性”。

幸好村上除了写小说和搞翻译,还写了不少随笔,也幸好在随笔中他是个他所欣赏的那种“心不化妆”、“精神上不化妆”的人,由此使我们得以看到“门外”村上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看到不同于小

说主人公“我”的“我”，看到他与常人异而又无异的喜怒哀乐以及人生旅途中的种种际遇。

在这本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村上坦言自己高中时代不怎么用功，一味和女孩厮混、泡酒吧、打麻将，甚至吸烟，补习了一年才考进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的戏剧专业。考上后还是不太用功，找工作面试时被人一口回绝，气得他差点儿破口大骂（《“金字塔”景观》）。他自嘲几年大学生活“惟一的收获”就是谈恋爱得到了现在的夫人阳子（有人考证说是《挪威的森林》中绿子的原型）。而且他没毕业就结了婚，婚后东筹西借千辛万苦开了一间酒吧，像“拉车的马”一样起早贪晚干了七年。每天“一大早就要把一袋子元葱细细切碎”，因而练就了一手切元葱不流泪的绝活（《远离卷心菜卷》）。他还详细谈了四十岁以后为保持“男孩”形象所做的般般努力和由此产生的种种烦恼。他指出“男孩”形象同年龄无关，但须符合以下三条：（1）穿运动鞋；（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辩解。他认为第一条自己绝对符合，一年有三百二十天穿运动鞋。第三条至少可以做到“不使用文字来为自己辩解”。最伤脑筋的是第二条——“我的头发有点不听话……一旦失手就非常麻烦。”

一次从伦敦一家理发店回来往镜里一看，“怎么看都不像我的面孔。原本脸长得就无人欣赏，可又给糟蹋到如此地步……以后我好长时间都没情绪外出，刮胡须时尽量不打量自己的脸。”（《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当然，这本随笔集是作者九一年至九三年旅居美国期间写的，主要篇幅写的是美国，其中有关日本和美国的比较读来尤其有趣。例如关于钱，村上说日本人总是把个“钱”字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有人说“村上君写畅销书钱大大的有，花这点儿算什么”（村上心里骂道纯属瞎操心），而在美国除了迫不得已的场合人们一般不提钱，这种仿佛视钱为陌生物的“绅士氛围”让他大大舒了口气（《大学村 snobism 的兴亡》）。再如男女平等问题。在美国常有人问村上的夫人做什么。村上回答说算是当自己的秘书：校阅整理自己的文稿、接电话、写回信等等。这样的回答若在日本十之八九能得到理解，而美国妇女听了则满脸困惑，似乎在说——“哼，千说万说，说到底书皮上写的还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村上终于明白，原来对方期待的标准答案即美式答案是：“我太太来美国后对流浪汉（homeless）问题发生兴趣每天在流浪汉供食中心参加服务活动还每

星期去两次希伯来语学习班准备将来把希伯来文学介绍到日本去。”(《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也有对更严肃的问题的理性思考。村上去的是美国东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曾在此任职)。他发现该大学教员是个相当特殊的群体:报纸必看《纽约时报》杂志必订《纽约客》小说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啤酒必喝进口的汽车必开灰头土脸不显眼的衣服必穿皱皱巴巴半旧不新的。否则就要被视为异类受到排斥。总之大学是不混同于世俗社会的自成一统我行我素的城堡,大学教员乃是不为社会潮流所左右的学究式知识精英,仍不屈不挠地保持着知识人、学者特有的孤高情怀(snobbism)。而相比之下,日本的大学则更为平民化、世俗化,大学老师已同“工薪族”接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本应有的孤高情怀和使命感在日本已经失落。对此村上颇感困惑,但最终还是希望“世上也应该在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俗世之外的天地”,而不喜欢“将阶级性的 snobbism 的残存记忆作为‘柏林墙碎片’式的商品向大众拆零推销的流通洪流和信息资本。”(《大学村 snobbism 的兴亡》)此外还有关于日本和美国的价值观、环境保护、美国的种族歧

视、美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我们得以看到村上春树的另一侧面,看到门外活生生的“村上君”。应该说,这段美国生活对村上还是有影响的,他的小说开始明显带有社会的投影。

作为书名的《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是这本随笔集十六篇中的一篇。这“悲哀”二字,依作者后记中的解释,主要不是指在美国不得不讲或讲不好外语即英语的悲哀,而是“自己如此命中注定似的受困于不具‘自明性’的语言这一状况本身所含有的某种类似悲哀的东西”。那么回到母国日本讲日语“悲哀”就没有了么?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纵然使用有“自明性”的日语也有无法沟通无法自明的时候。“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我们迟早都将在若明若暗的地带被无言的‘自明性’所背叛和抛弃”——我们的人生之旅将永远背负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林少华

2003 年东瀛樱花时节

于入间河畔寓所

普林斯顿——写在前面

第一次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是在一九八四年夏天。沿阿姆斯特拉克铁路从华盛顿 DC^① 赴纽约途中在普林斯顿站下来, 从那里乘出租车去普林斯顿大学。提起一九八四年, 正是里根和蒙代尔竞选总统那年, 也是去哪里都能听见布鲁斯·斯普林格斯的《生在美国》(Born in the USA) 和迈克尔·杰克逊烧伤后戴白手套那年(说起来总觉得像是三四年前的事, 莫非是年龄的关系?)。

去普林斯顿的原因相当简单, 无非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是 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母校, 而我想亲眼看一下那个校园。此外没什么特别的事。毕竟这次坐火车经过普林斯顿这个地方, 往后就恐怕很难再来这一带了, 还是顺路看一眼为好。在校园转了转, 去图书馆特别陈列室看了看他的手稿, 上街走了走, 在路旁一间名叫 PRINCETON MOTOR LODGE

的不起眼的汽车旅馆住了一宿,然后又沿阿姆斯特拉克铁路去纽约。记得当时感叹过好一个富有牧歌情调的和平地方。也是因为放暑假,偌大的校园里几乎没有人影。街上一派懒散气息,没有半点活气。早上跑步时,到处都有很多兔子,松鼠也遍地都是(第二次来时,这里的原野已成了蛮大一条商业街)。

那次旅行清楚地记得的另一一点,是在普林斯顿站搭乘的出租车。如今普林斯顿站前已有不少出租车在候客,但当时偏巧一辆也没有,将普林斯顿站和大学连接起来的小火车也不巧停开(原因我忘了)。普林斯顿站孤零零地坐落在空旷的原野正中,周围一户人家也没有。下车的旅客一共才四个人:二十五六岁的女子、二十岁左右的年轻黑人、我和我的妻。我们四人只能坐在站前静等出租车到来。

天快黑了车也没等来。但三十多分钟后,正当我们渐渐担心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总算有一辆出租车露头了。我们舒了口气,一起坐上车去。女子坐在司机旁边,其余三人坐后排。司机是个大

① 华盛顿 DC: 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 之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华盛顿在行政上隶属于哥伦比亚特区)。——译者注,下同。

个子中年白人。这回好歹安下心来。不料车开不久，挨我坐着的黑人从裤袋里悠悠然掏出一瓶发胶，“喳喳”晃了晃往自己脑袋喷洒起来。何以非在车里喷发胶不可自是弄不明白，问题是一起坐车的人吃不消。左喷右喷个没完。司机突然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拉开后车门对黑人吼道：“喂，你在这里下车！”黑人嘟嘟囔囔抵制了一会儿，但也许因为司机看上去显得甚为剽悍，终于还是拿着宽底旅行包和发胶下车了。表面上倒看不出，估计多少有些沮丧。

司机重新上车，若无其事地把剩下的三人拉往小镇。

“过去这里不来那种人，”过了一会儿司机鄙夷地对我们说，“因为把什么商业住宅区招到了近郊，那种家伙才不断出现。再过几年这一带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胡闹！”

七年后我再次来到普林斯顿。这次长期住在大学。那以前我见到一个美国人，闲聊时讲起几年前去过普林斯顿，我说如果可能的话，真想在那么安静的地方不受任何干扰自由自在地写小说。结果他找到普林斯顿大学有关人士，三下五除二把事情敲定下来：“喂，普林斯顿邀请你去，住处也定了。收拾

好行李,明年一月底过去!”说干就干是美国的一个优点。

那是一九九零年秋天。我们又一次手忙脚乱地打点行装,做去美国的准备。其实我和妻刚刚结束了三年欧洲生活返回日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又要旅居外国,匆忙是觉得有点儿过于匆忙,却又不愿意错过长住普林斯顿的难得机会。

一同去美国领事馆取签证时,正赶上海湾战争打响。我们在去赤坂的出租车上听到美军用导弹轰炸巴格达的消息,心想美国不是我们的好去处。去正打仗的国家并在那里生活不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可是我们已经办好一切手续,除了就这样去美国别无选择。虽然结果上没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但老实说,当时美国弥漫的爱国而好战的气氛很难令人开心。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举着写有海湾战争如何如何的牌子示威游行,我以为是久违的反战集会,不料仔细一看,原来竟是支持战争的游行。虽说是别人的国家,不该由我说三道四,但终究生出了今非昔比之感。后来同州立大学(这是一所最为大众化的大学)一个名叫拉德加兹的学生交谈起来,对方说道:“因为那是普林斯顿,村上先生。我们这里可是举行反战集会来着。”其后普林斯顿

还发生了暴力事件：支持战争的一伙学生袭击手举反战牌子的学生，把反战牌子抢过折断了。

但不管怎样，这场战争也顺利结束了。正要舒一口气的时候，紧接着全美国开始纪念珍珠港事件五十周年，anti Japan（反日）风潮日益高涨。其中既有海湾战争带来的所谓爱国激情，又有人们发泄对美国长期经济不景气的 frustration（不满）这一因素。日本如何报道的我不知道，而实际置身其中生活起来可相当不是滋味。总觉得有点儿别扭，或者说时常觉得四周空气里有带刺的东西一下一下地扎人。尤其进入十二月以后，除了购买必需品外我很少出门，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动。有如此感觉的不光我自己，身边大多数日本人好像都如此。那种时候，每当日本政治家说不必要的话刺激美国人神经时，我就认真地为之气恼，思忖这些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

那时我应邀去一个熟识的美国人家里吃晚饭，同桌一个美国白人（退休的大学教授）聊天当中对我脱口说出“你们 Jap^①……”致使满座人顿时如头顶浇了一盆冷水一般鸦雀无声，主人脸色变得铁青铁青——美国人晚餐席间最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

① Jap：对日本人的蔑称。

但说话的本人倒好像对自己的失言浑然不觉。事后主人悄悄把我叫出,解释说:“跟你说春树,他没有什么歹意,别见怪。他年轻时候当兵在太平洋跟日本军队打仗来着,那时受的教育现在仍留在脑子里,决不是个人对你们有反感。”我说这点我也晓得,不必介意,实际也没怎么往心里去。但我记得同席的人相当紧张。一次十分难得的体验。

如此这般,第一年神经绷得很紧。无论对美国人还是对我们,我觉得这一年都活得相当沉重。洛杉矶暴动的发生也是在其后不久。那一年我一直闷在家里写长篇小说,几乎哪里也不去,几乎什么也没做。所写的长篇小说经过莫名其妙的迂回曲折,最终彻底分裂成两个细胞。一个是《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这部偏长的中篇小说(或者说偏短的长篇),另一个是相当长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

如此紧张的一年过去了,歇了口气,想写随笔的念头又渐渐强烈起来,于是由讲谈社一种叫《书》的小杂志每月连载。每次连载的字数为二十一二页的四百字稿纸,是迄今我所写的连载随笔中页数最多的。不过在连载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从未感到写得长。总的说来,我属于边写边思考这一类型——作

家或许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倾向,大多时候置换成文字后再从视觉上思考,这样更觉得心应手。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每个月写这么多页更能促使我大范围地考虑问题。我觉得来美国后一年间,我积攒了许多必须慢慢写成文字思考的东西。

“再过几年这一带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九八四如此自言自语的那位普林斯顿司机的担心在结果上可以说言中了,也可以说没言中。普林斯顿依旧是超然世外美丽平和的乡间小镇,在这点上他的担心可谓以杞人忧天告终。商业街建起来了,商品住宅明显增加了,早晚也出现交通堵塞了,而镇的结构本身几乎没变。但在包括此镇在内的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大有变化这点上,他的担心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从内部全面审视这个国家,深深感到一胜再胜永远胜这东西也是相当吃不消的事。在越南固然受挫,但这个国家的确赢了冷战,赢了海湾战争。但若问人们是否过得幸福了,则似乎决不幸福。人们怀抱的问题比之十年前好像更多更重,并且相当困惑。我觉得,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人也好,挫折或失败这种东西在某个阶段恐怕还是必要的。话虽这么说,但若问别处有没有一个能够提供取代美国

的明确而强有力的价值观的国家,则眼下还没有。在这个意义上,现在一般美国人怀有的深重的疲惫感和现在日本人感觉到的坐立不安大概是互为表里的。简单说来,或许就是拥有明确理念造成的疲惫和没有明确理念带来的不适。这种艰辛的选择即使对于我们日本人,日后恐怕也具有很大意义。

我通过撰写收录于此的文章而得以从多个角度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未得出类似结论的东西。所以很遗憾,这不是一本“读了就能明白美国”的有用的书。倘有些许“帮助”,作为作者将深感庆幸。

1993 年 12 月于波士顿

禁止带入酸梅干盒饭

一九九二年度波士顿马拉松于四月二十日“爱国日”举行。我去年参加了这一有名的马拉松赛，今年是第二次。春天波士顿、秋天纽约市的马拉松赛是我的美国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之一（或之二）。日本电视也经常转播，想必有人看过——波士顿马拉松不是一般有转折点的往返路线，而同纽约市马拉松一样，是从这一点跑到另一点的单线。起跑点在波士顿郊区一个叫霍普金顿的小镇，终点在波士顿市中心。跑了大约三十公里，以为快到终点的时候，那个波士顿有名的“撕心裂肺山”（heartbreak hill）出现了。名字固然有些夸张，但并非开玩笑，山的确要命。翻山本身倒不怎么难受，难受的是在翻过之后，这个若能应付过去，往下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坡路了。于是我鼓励自己关键时刻到了，拼出浑身力气爬上坡顶。喘了一口气，心想往下只要顺着平坦道路一直跑到商业街即可，不料这时疲劳就像正